

## 新詩類決審會議記錄

時間：2006 年 10 月 26 日（日）下午 4 點 30 分

地點：國家台灣文學館第二會議室

主持人：吳麗珠代館長

主席：李敏勇先生

評審委員：王志誠（路寒袖）先生、李敏勇先生、李元貞女士、林淇瀟先生（向陽）、陳贗文（陳黎）先生（以下以詩人筆名為主，敬稱略）

記錄：林佩蓉助理研究員

攝影：林民昌助理研究員

館長：今天非常謝謝各位委員在百忙之中抽空出席「2006 台灣文學獎」新詩類決審會議。今年共收到 341 件作品，複審經過詹朝立（詹澈）、顏艾琳、嚴振興（岩上）、羅任玲五位委員評選後選出 30 件進入決審。今天要請各位委員選出前三名，獎項可從缺，由委員決議執行之。

**【路寒袖、李元貞、向陽、陳黎，公推李敏勇擔任主席】**

李敏勇：總共選三名，程序上徵求大家的意見，主辦單位原提議由大家推薦十首，路寒袖認為推薦四首比較適當，也有建議先各推薦 3 首。我們決定第一次投票，每個人就推薦三首，用編號來註明。

**【第一次投票結果】**

二票的三篇：〈之外〉、〈有信仰的人〉、〈創世祭〉

一票的九篇：〈這世代...〉、〈載蔣渭水經北宜高〉、〈我們來跳舞〉、〈未命名〉、〈樹的重量—敬致吳濁流〉、〈貝魯特的橄欖枝〉、〈認識杜博士的三次經驗〉、〈如寄—獻給社會各角落勤奮工作的人們〉、〈遇上浮華世界的冷〉。

李敏勇：票數相當分散，我們先進行逐篇討論，再進行後續事宜。

陳黎：這幾年看文學獎的比賽，有些篇章是重覆參加比賽，或是以政治正確的觀點，寫歷史、本土等等東西。這些東西不是不能寫，我自己也寫很多，但我發現很多人爲了參加比賽而設計這樣的題材，反而讓我們在這幾年都沒有辦法得到讀詩的快樂，詩本身的快樂。我的想法是，可不可以不要因爲題材的設計，大家都「不上不下」的投了它，累積起來折衷得到比較前面的名次，反而使得某些比較清新、有創意的作品受到忽視。這是我自己對這次評審的看法。

李元貞：我自己的看法是寫作本來就沒有題材的問題，就是說所有的題材都是可以寫的，也沒有政治正確或是政治不正確。我考慮的不是它的題材，因爲所有的題材都可以寫，但在題材之外，更需注重藝術性，一首詩的藝術性，它的整體結構和節奏，語言的節奏，是不是在整體上是完整的，當然所謂的完整並不一定是起承轉合這樣的制式，而是在各種題材裡面，它創造了一個完成的節奏。第二是，不論怎樣，文學是個古老的東西，它的古老就是要掌握意象，所以一首詩的好壞，除了它的理念說服我以外，還要看它有沒有把理念變成意象，這是我評一首詩好壞與否的要求。總之，歡迎各樣的題材，重要的是在這題材裡面有沒有一個整體的結構與節奏的表現，以及有沒有創造出說服我的意象。

向陽：我基本上意見是要具有三個標準，一個是結構完整與否；第二個是詩的思想有沒有創意，包括表現方式；第三個就是內容，基本上要是合理的，詩的部份可作必要的想像，但不能超出常情之外。

路寒袖：大家評審的標準應該相距不遠，最重要還是一開始在它的形式、意象、文字，一直在擔任評審，覺得最嚴重的還在於結構的問題，常可以看到「有句無篇」，這樣的情形非常多，特別是在年輕詩人裡面，更加的明顯，既然是在結構上有失衡的現象或是零散的，或者是無稽的情況，往往這樣的作品不會照顧到更重要的一個詩之意念性、詩的節奏感，所以我們要看到比較好的作品，能顧慮、兼顧到結構，事實上是比較少的。至於題材的

問題，我想可以呼應一下剛剛陳黎或是李元貞，因為從這入圍的作品來看，很多作品看來是很被刻意的挑出來寫，這裡我同意李老師的題材刻意是無妨的，譬如說蔣渭水的就有 2 篇，另外有吳濁流、鍾理和，這很明顯的在走一個政治正確的路線，但是如果這樣的作品寫得好，我想我們是非常歡迎的。看到這作品可能都有一個通病，只看到它用一個詩的形式在複製這個人的過去，在複製一段歷史，沒有看到它能夠做到剛剛向陽在講的，有自己的思想，詩人對這個事件、人物，書寫的對象，要有自己的觀點，而這是比較欠缺的，這是我對這一次入圍的作品整體的看法。

李敏勇：我選詩第一個是形式條件，它是不是成立？詩這樣的文體、文類能否成立？牽涉到語言的使用，除此之外，還會有一些視覺條件或是聽覺的條件。其次是對意義的質量加以考量，在形式的條件成立後，選擇重要性與否的評比時，要相對的它的意義及質量，比如說其所探討的課題，具有什麼樣的感情或思想上的重量。台灣文學獎的比賽，有兩個問題，第一個就是迎合主辦單位或想像評審比較重視的主題，一些主題常被關注，有些是根據原來的知識，再用詩的行距進行轉換，描述，所有內容都是對這事件原本的認識；第二個是比賽都會規定行數，所以會盡量在行數上達到要求，而這樣就變成在意義上不一定會厚實，行數發展得很長，譬如說建築物的空間不大，真正的使用不多，可是卻在建材、牆壁等地方累積到讓表面的形式很大，但空間很少。

李元貞：比賽其實可以考慮不要限制行數。

李敏勇：行數限制是指不要超過幾行。規定的行數以內，也沒有一定要幾行，可是有些就是達到規定行數的限度，表示盡責用力，

路寒袖：限制行數是有道理的，像我評審中興大學的「中興湖文學獎」，它沒有限制，沒有上限，所以我評過一首詩一千行。

李元貞：那就一千行，看它寫什麼。

路寒袖：因為萬一多數人都寫二十行，有些人寫一千行，難免會有人想著寫一千

行的是不是給高一點的分數。

李敏勇：我要強調的是假設辦法規定是五十行，每個人都寫接近五十行那才是問題。

〈之外〉

李敏勇：它用原住民，自己之外的部份，去對應原住民文化上的課題，從原鄉、都會一直對比，這一首跟〈這世代...〉、〈有信仰的人〉、〈未命名〉、〈貝魯特的橄欖枝〉都是在我心目中是比較前面的類型，〈之外〉整個讀起來會感受到這樣的主題、意象所呈顯出來的詩意，很有意味。

李元貞：我也蠻喜歡這一篇，也給它很前面的分數，在這裡面有原住民自我認同，還有原住民傳統文化，美夢被現實摧毀的傷痛，這樣的傷痛，它在情緒和節奏感上都很綿長，而詩名可堪玩味，「之外」就是說它真的是活在主流社會現實之外，原住民傳統文化之外，雙重性的現實，把在主流社會討生活的原住民個人，在雙重的失落中，所承載的傷痛寫出來，而且情緒非常的綿長，從頭到尾都寫得很流暢，而且也不濫情，所以我蠻喜歡的。

陳黎：這首詩我也蠻想提名它，我猜想書寫者也許不是原住民。「夢的腹部有車胎的刮痕」，這很好，可是「遠方被逐漸偏離的我」是什麼意思？「溯著語系契合的方向而去／沿途是鄉愁的補遺」這就是覺得怪的詩句。除此之外有些地方蠻清淡的，我本想支持它的。

李元貞：「鄉愁的補遺」這句的意思.... 。

李敏勇：這是個迴返。

李元貞：我同意。

陳黎：但基本上還是比較陳濫的字句。

李敏勇：這是鄒族的語意，他回去時意表著一種文化回歸。

陳黎：那麼「語系契合」要怎樣契合呢？太概念化了。

向陽：這句字較沒有動感。

李元貞：但這首詩讓我有觸動，譬如說「夢的腹部」「車胎的刮痕」，還有「刎首的魂」。

李敏勇：這是具有記憶的意涵。

路寒袖：詩是有主觀的，到最後還是要回到理性的討論。

李敏勇：就好像是建築物，過份去注重支節的問題。

陳黎：一開始已說明不是不支持它，但它畢竟不夠清新，我另有覺得更清新之作。

路寒袖：這一首是我的四、五名，當然它有剛剛兩位李老師所講的優點，我可以更延伸李元貞老師講的，所謂的「之外」意義，部落代表社會之外，並且是被邊緣化的，這個人又不在部落裡面，他在城市討生活，住的房子不到五坪，而理想也在整個現實之外，所以要講「之外」起碼有三層，即便如此我後來還是沒選，它整個要回到部落參與祭典的過程，然後在中途還耽擱了，他對部落對祭典的情感到底有多深，以我來看，應該是在中間那部份，而感受比較虛矯的如「修善會所」「擺設法器」等句子，所以我後來沒選。這首當然是很好，但是還有更好的。

向陽：他把這些寫得太華麗了。

李敏勇：裡面的他是在之外，鄒族則是之內。

### 〈這世代...〉

向陽：我覺得如果剛剛那個是「之外」，這個是「之後」。

李敏勇：這首詩不錯，它用兩個殖民的父子去對比，從語言到各種情境上的對比。

李元貞：我只是覺得最後，「還有比三 G 手機更大的容量／下載／彼此未知的世界」，照理來說這個「未知的世界」是一種含混，前面是說過去的殖民等，又提到有些東西是傳統比較重要，以致於最後這個「未知的世界到」到底是反殖民還是什麼？

李敏勇：後面這個跟殖民反殖民是比較沒有關係，它是指現在的通訊、情報氾濫。

路寒袖：這一篇如果跟〈未命名〉對照閱讀，〈未命名〉起碼比它好。

李敏勇：與〈未命名〉是有點類似。

### 〈有信仰的人〉

路寒袖：這篇其實是個泛未書寫的模式，它站在一個恐怖份子的角色，充滿了虔誠、力量、主義思想三大元素，以往我們大概會從美國的觀點來看整個事件，被整個世界認為是最大惡極的這些人，其實他們的內心世界，對於自己的宗教、民族的堅持，這首雖是在寫恐怖主義，其實它裡面蠻神聖的，最後是很重要的悲憫情懷。

陳黎：怎麼知道是恐怖份子？這其實是很單一的。

李元貞：我覺得這詩的思想刻版、單調。當然如果要說是寫有信仰的人真的是寫得很好，可是對於有信仰的人是可怕的，應該要解構這種可怕，但是沒有。恐怖份子是很複雜的，不是像他寫得這樣單純。

李敏勇：這詩的音感是蠻好的。

### 〈載蔣渭水經北宜高〉

陳黎：這就如剛剛路寒袖說的，有些虛假。

李元貞：這篇我不太欣賞，它是在使用那個隧道，卻用得不好。

### 〈我們來跳舞〉

陳黎：我覺得它蠻有趣的。它很自然，而不刻意：「跳舞吧，總統！跳舞吧，教宗！」，「拉好你們長長的衣擺，抬高你們巨大的鞋跟跳兩步也好……」。

很多地方，無論是描述大人物或小人物，都頗有趣。

李元貞：那倒數第三行，「既然沒有機會再恨一次就繞著華爾滋吧，」這在整篇是什麼意思？

向陽：它不必有意思。

李元貞：我覺得這首詩形式非常好，可是裡面沒有解構，只有一點點的地方是有的，整個東西就是不懂。

陳黎：「來跳舞吧傑出的姊姊...」，我覺得對於一個讀者來說，這裡面是很有趣味，很有意思的，大家可以參考。

李敏勇：散文詩的形式我覺得有沒有必要一直強調。現在有些散文詩讓你讀起來不是詩。

〈創世祭〉

陳黎：這首詩我去年評過，後來它有改過，我也因此而眼睛為之一亮，覺得修改得不錯。這一篇以整個面貌來說是精準的。像後面兩段，非常不錯。

李元貞：我覺得整體來說是不錯的。

〈樹的重量—敬吳濁流〉。

李元貞：這首詩雖然對吳濁流這個人物來說是沒有什麼創意，但有一個很好的地方，它把我們所熟悉的吳濁流，串連得很好，在個人的感受上，提到吳濁流的經歷，然後「窗外已是數日豪雨的土石流」、「乘著雨水下降的逗點」串到「亞細亞孤兒」，那樣的串連、段落與段落間，串得非常好。最後覺得很不錯的是把「黃藤」、「台灣連翹」這個意象，代表本土精神，處理得很好，無花果的嘲諷也寫得很好，所以我覺得這一篇在串連吳濁流的一生，還有對台灣的感覺、精神意象，表現得還不錯。

〈貝魯特的橄欖枝〉

李敏勇：這篇我是與〈有信仰的人〉一起看，這是依靠著政治時事議題的，像蔣渭水、吳濁流、鍾理和或是現在中東的事情，貝魯特、黎巴嫩、以色列，這首詩和〈有信仰的人〉比起來是有點異國情調，在台灣比賽的題材中呈現觀看外面的角度。

向陽：雖沒有那麼好，但是已經不錯了。

〈認識杜博士〉

李元貞：我覺得杜聰明是台灣很有名的醫生，發明蛇毒及鴉片、驗尿等很有貢獻。覺得蠻好的是它分三段，批評八點檔連續劇在演真實人物傳記時僅弄一些言情的，這部份是在批評媒體；第二段就寫一直去看傳記，這是不錯的，唯有文字才能講出杜聰明的作為；然後第三段發現杜聰明這麼重要

的貢獻，在社會課本都沒有提，這是比較批判，只是這部份在現實中是太弱的，總是偏向政治方面，帝王將相的觀念，使得課本對台灣以及台灣的杜聰明之貢獻都沒有寫出來。詩的用意我覺得是不錯的，假如不是真正去找尋杜聰明，也會隨著媒體的觀點，片面的認為杜聰明就是那樣。

李敏勇：有些議題是不能用詩來處理的，如果要真正來處理這議題，用其他文體有時較好。過份現實的實際功能的東西，詩有時是很無力，不太有現實的效用。再來是本身的對象，已經形成某種共識、理解，再去處理這部份，對於已經了解杜聰明人較沒有新的感動。

李元貞：它是藉由電視劇去批評媒體，連續劇都變成愛情劇，還不如真正去找傳記。整個反省台灣文化在教育中是被中華帝王制給牽制的，頗有思想，批評媒體，也追尋杜聰明，也有記事詩，也有評論，也有所謂的論理。詩節奏感是沒有那麼強，但文字結構還算完整。

〈如寄—獻給社會各角落勤奮工作的人們〉

陳黎：我覺不錯，副標題比較差一點，刻意些。這篇是我看過缺點最少，頗自然，有創意且感人的。雖然後面「平信」變成「明信片」有些怪，但基本上簡潔坦誠。詩的結尾出乎意料，「她們會收到一個丈夫吧一個父親」，令人動容。

李元貞：這些我同意，就是副標題可惜了。

陳黎：很生動，失業的那種緊張，從後面來呼應。「如寄」的標題也下得很好。

〈遇上浮華世界的冷〉

路寒袖：這是在大魚大肉外的輕瑩，很簡單的寫一個讀詩的情懷，流暢，將有一點陰冷的語言和意象的情懷表現出來。

### 【第二次投票結果】

李敏勇：現在得分的情況如下：最高分是〈有信仰的人〉14分（向陽5分、路寒袖5分，李敏勇4分），第二是〈創世祭〉13分（陳黎4分、李元貞

3分、路寒袖4分、李敏勇2分)，第三個是〈如寄〉12分（陳黎5分、李元貞5分、路寒袖2分）。〈之外〉10分（陳黎2分、李元貞2分、路寒袖1分、李敏勇5分）。〈這世代〉2分（向陽2分），〈我們來跳舞〉3分（陳黎3分）。

李敏勇：有沒有需要再討論的？

李元貞：先請問〈有信仰的人〉的反諷是哪裡？

路寒袖：在投票前我先回答元貞老師的提問：到底有沒有反恐，這當然是在詩意中，大家的解讀並不一樣，而我與向陽都有讀到，這樣的一首詩整個讀下來，我讀到他在寫恐怖主義的內心，對我而言，就是一個很飽滿的意象，我們長久以來站在美國的觀點在看這事件，這首詩是有很強烈回應暗示，再來譬如說第一頁的最後一句說，「無所謂恐怖不恐怖，我有熱血流盪」，以及「拉上面罩我有一顆清潔的心」，「拉上」是要去執行恐怖的工作，我覺得這裡有這意思。

向陽：還有像「鷹隼盤旋在大河沿岸」也是。

陳黎：還是寫得很好。我們必需討論前三名是否適當。

李敏勇：我們舉手投票表決。

#### **【五位委員舉手投票是否通過記分結果】**

李敏勇：三比二，我們就通過原來投票結果。2006 台灣文學獎新詩類首獎是〈有信仰的人〉；推薦獎是〈創世祭〉；佳作是〈如寄—獻給社會各角落勤奮工作的人們〉。